

國學叢書

史

部

文

集

集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發行

（史閣部文集）

（定價大洋三角）



原編者 甘泉史開純

重校者 均益圖書公司

印刷者 國學叢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老垃圾橋北開封路永安里
均益圖書公司

史閣部文集目錄

均益圖書公司校訂

奏疏

請濬河濟運疏

祭二陵畢上疏

請定京營制疏

議設四藩疏

請頒勅印給軍需疏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乞下撫臣黃家瑞等處分疏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請頒詔勅定人心疏

請遣北使疏

請進取疏

論人才疏

請行徵辟保舉疏

論從逆南還疏

請出師討賊疏

† 請旌淮人忠義疏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請勵戰守疏

請緊急防守疏

辭加銜疏

請飭禁門戶疏

自劾師久無功疏

請早定廟算疏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致某

答左公子

復左公子

致劉允平同年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致金楚畹

與湯公祖

與李餘我

史閣部文集 目錄

史附錄文集 目錄

復劉允平同年

復傅鶴汀

與楊某

致副總馬元度

復徽州紳士

與金正希

復左武康

復孫魯山

家書

家書一

家書二

家書三

-
- 家書四
家書五
家書六
家書七
家書八
家書九
家書十
家書十一
家書十二
家書十三
家書十四

遺書

遺書一

遺書二

遺書三

遺書四

遺書五

二十一日遺筆

雜文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祭左忠毅公文

祭廬州殉難官紳士民文

邀助左公子啓

乞閒詠序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憶母

燕子磯口占

附錄

賜諡諭旨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御製題像詩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賜題遺像諭旨

奉勅恭和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明史本傳

鹽輔志列傳

揚州府志列傳

甘泉縣志列傳

鮮符縣志列傳

公懇畱在朝疏

功德記

六安生祠記

書殉揚州事

池北偶談

左史逸事

葉祠記

公請畱六安祠碑呈

張斯善

宋之正

黎士宏

王士正

方苞

謝啓昆

程之光

像記
像贊
像贊
像贊
像跋
題像
題像
題像
題像及家書
題像及家書
題像
再題像

上 槩
胡獻徵
顧貞觀
姜兆熊
秦松齡
顧 彩
夏愼樞
劉 藻
蔣士鈞
哀 枚
高文照
蔣士鈞

拜墓

王士正

拜墓

彭定求

拜墓

王特選

拜墓

郭宗鼎

拜墓

陸朝璣

拜墓

閔華

拜墓

吳岐

拜墓

吳賢

拜墓

李因培

拜墓

袁義壁

拜六安生祠

顧貞觀

春秋祭文

家祭文三首

朱續醇

奏疏

請濬河濟運疏

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爲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褰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爲害。卽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穎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崇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畱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曆十五年。決於單縣之黃澗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

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樁石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求樁石之需。不容時刻緩者也。況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往。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爲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望重之臣。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免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

祭二陵畢上疏

陛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覲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烈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請定京營制疏

江北四藩既設。長江水卒復增。門戶之防。此爲最要。次之則都城矣。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叅贊各銜。蓋爲至尊在北。諸臣畱守南都。特假隆稱。以示重要。恭遇殿下。郝鄆鍾祥。豐鎬奠鼎。萬幾守備。無不仰稟廟謨。臣等何所容其叅贊。則舊帶守備叅贊各銜。皆當裁去。惟照北都之例。改設團營。卽以大教場小教場神機三營。做五軍神樞機三營之意。每營練兵一萬。以副叅遊都四員分領。以

一提督總領之。其本營兵額不敷。聽於別營選湊。如再不足。則另募補充。此皆戰兵也。此外則立巡捕營。用兵六千名。以兩叅遊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所以防內姦也。此外則併神威振武爲一營。用兵五千名。以兩副總叅分領。以一勳臣總領之。所以護陵寢也。此外則照北兵部例。設中軍一員。兵三千名。爲部標營。以副將一員領之。所以示居重也。兵制定。而統之不可無重臣。應照京營例。設總督勳臣一員。協理樞臣一員。各兵除防江者。另屬操臣。禁律另算。及護陵者。另屬勳臣外。其餘凡係京營之兵。悉歸統轄。庶人心一。號令明。以戰以守。截然不亂矣。此整飭京營之大概也。至於中前等五府。每府向止簽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應照北例。各府用簽書勳臣一員。提督五員在外。其侍直大漢紅盔叉刀圍子手。以及錦衣鑾輿等司。應用軍校。爲數甚多。此時律軍俱入伍操防。不便多掣。權擬招選大漢將軍三百員。紅盔叉刀圍子手三千員。加以原有皇城直軍。可足五千之數。其簡選精壯。加給月糧。務令實堪拱護之用。以勳戚一

員領之錦衣衛旗校酌設八百員。其領之者用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字樣。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所以杜告密收人心省繁費也。臣所議備都城者如此。

議設四藩疏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卽弱如六朝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卽屬其分界之內。廬城踞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旣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請頒勅印給軍需疏

江北軍民不安。洶洶告急。臣奉命督師。卽當啓行。今請速頒勅印。以便行事。又

各項軍器。所需不貲。臣在南都。造過紅彝滅賊等大砲。及烏銃三眼鎗腰刀等件。不下數千。皆發各營。見在操練。今置造無及。需用難緩。不得不於內庫所備。暫借應用。伏乞於兵仗局。發明銅甲葉。多則一千副。少則五六百副。於供應機房。發駁回雜色緞一百疋。併內廠前買解京白布。發二三千疋。爲釘甲表裏及棉甲等用。於兵仗局成字等庫。發舊倭刀三五千把。爲馬上精兵之用。發皮團牌二千面。爲守城及船上選鋒遮洋之用。於各營取原發紅彝砲五千位。滅敵砲五十位。原領內庫銅鍋三百口。再將戶部員外丁煜。買到紅銅。發一萬觔。爲打造鑼鍋之用。此應用軍需。不容缺少。諸鎮兵集江北。臣到彼便須給發錢糧。除貯淮揚之銀。聽臣察取。泊河湖之米。聽行收貯應用。此外尙須二三十萬金。攜帶前行。容臣於江上迎催解北之銀。題明兩用。用完奏銷。此應用錢糧。不容缺少者也。統祈聖俞允行。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先帝本堯舜之資。遘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二語真切中膏肓。令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方新。卽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聞之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纍纍降賊者。寧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偃。或以可用之才。一肯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牲。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鹵。蒙臣慎言。復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麻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臣辨寇不遑。分不應談內事。但朝端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欹。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乞下撫臣黃家瑞道臣馬鳴騷處分疎

題爲悍民慘殺無辜鄉紳等事。鎮臣高傑率兵南下。揚人實未預知。初至不無騷擾。及鎮臣旣到。取犯兵斬之以徇。日不下十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騷。一味偏徇。聽城中百姓。日於河邊草隙。取零兵殺之。因是結讐愈深。竟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之心。無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同播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座次。操戈而羣殺之。至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於道臣。始則乖張。後復畏縮。今且避往泰州矣。罵兵殺兵。以爲愛民。而不知適所以害之也。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勅下處分。以諭三軍。以諭百姓。一面察其首惡。立重創之。庶紀綱不至盡壞。謹題。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鎮臣高傑兵。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旣有讎隙。則向後不無隄防。嚴令驅之不能也。臣前渡江。欲了此事。卽討賊西行。不意兵民扞格不解。揚人惟

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遂造爲不根之言。如鎮臣黃得功到儀真。安插家眷。或謂高曰。此乃與爾兵爲難者。於是高兵移野以待。及臣至。或又謂高曰。此來非真心。特爲爾至此。兵疑臣。將疑臣。卽傑亦疑臣。臣惟處之以坦。待之以誠。數日間。傑亦諒臣心事矣。臣昨與鎮臣議。無以家口之故。致兵民水火。誤練兵勦賊之事。將傑兵移駐瓜洲。瓜卽江都縣轄。距揚四十里。有城有水。資給日用。較揚更便。惟時爲鎮臣劉澤清標下官兵未去。俟澤清赴淮。卽可移駐。并議傑標下副將李成棟一旅。目前暫駐六合。黃得功汛地。隨當移駐盱泗。計隨至瓜者。不過十分之六七耳。安頓旣妥。卽選銳北行。傑在瓜。臣在揚。調停兵民。猜嫌可漸釋矣。

請頒詔勅定人心疏

臣在淮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艱危。忽聞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遼帥吳三桂。殺賊數萬。闖賊西奔。或云唐通內應。闖已授首。據撫臣

黃家瑞送臣一報。謂有武弁子劉崇。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吳帥入城。驅勦闖逆。已經發牌南來。而舊輔謝陞。於德州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青州諸紳。遺臣一札。內云。四月二十四日。吳鎮大敗賊兵於一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貨財。於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訖青州。紳士軍民。殺其僞將軍。僞道僞府。其餘相繼殺僞官者十處。諸君子速立新天子。號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額。爲宗社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便同異域。陛下進膺大寶。正位舊都。山東北直。尙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卽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伏乞陛下卽諭該部院。選廷臣有才望者。賫監國卽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勅。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通知。庶人心有歸。掃三秦之餘孽。在指顧間矣。

請遣北使疏

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卽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

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傍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傍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迨至晉界而還。或云假之以破賊。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寧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爲我所有。但既能殺賊。卽爲我復讐。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數也。敵兵聞已南來。凶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勅。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既示我弱。益見敵強。不益歡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勅兵部。卽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稱謂。速行覈議。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干。應給糜費若干。一併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庶歎出不爲無名。而滅寇端在此舉矣。

請進取疏

奏爲恢復固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畫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旣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揣勾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搆桑土。斯謂辛苦耳。而況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興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

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趨日失。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冀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亟圖報讎雪恥之舉。獎率諸臣。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兇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迨後志倦垂成。以荒湛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旣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麴蘖沉湎。事業或隳於夢醉。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鬧。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

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讎何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者制外。而今則獻獠交熾。兩川危如纍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矣。北有旣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興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鬪。南牧未遑。綢繆未雨。惟此閒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鷓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論人才疏

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鄉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條用條更。有同

兒戲。卽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曾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於亂。蓋由此耳。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讎。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却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却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摭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誤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實爲國家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讎。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卽草野書生。少明君臣大義。陋晉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乞勅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卽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卽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爲危疆督撫。或爲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爲戶工堂屬。或爲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懸破格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効。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請行徵辟保舉疏

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偏安計也。欲養成氣力。恢復神京。澄清關陝。以歸全盛耳。特慮兵戈擾攘。不復有百姓。無百姓何利有疆土。故擇吏不緩擇將。而救亂莫先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今日是也。前北都未陷。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効。地有難易。缺有炎涼。無不營避。而兵荒殘破之地。卒授之庸人。況今已陷之殘疆。另圖恢復。安民禦寇。萬苦萬難。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不少。安能復填西北。使無致嘆於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膾。故捷足蠅營。真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必真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臣意宜做保舉法。通行省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果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送京。資以路費。赴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升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

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不舉。該科折參。其有懷才自赴軍前者。驗其真才。一體錄用。有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卽桑梓亦可權宜徑用。乞勅部議行。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始應從死。豈在南獨非人臣耶。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七英。叨任鳳督。未聞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鑕未加。抑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重處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准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至於東兵助戰。義重復讐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題。

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卽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姑寬。卽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詬之人。爲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

請出帥討賊疏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畧。激勵同讐。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河鼎沸。大讐在目。一卒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調麗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北廷。一似君父之讐。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斷

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尙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卽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尙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事。漢光武不忘蕪蕪蕪薪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瞽御。輕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讎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以臣仰觀。

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欸。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卽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

所關。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讎。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間。不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畱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思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僞牌到碎之。僞使到斬之。賊逼河上。則邀擊而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白邦政等。皆躑躅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長城。頃又報恢復宿遷。僞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爲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讎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勅

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擢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紳士民及行間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恩旌敘。庶忠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苟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竊聞綱紀立則朝廷尊。法紀張則亂臣懼。頃者從逆一案。陛下遠而祖宗之恫。近而君父之讎。亘古希聞。於今爲烈。昔漢文帝以盜高廟之環。欲竟族之。曰吾無以共承宗廟。唐高宗以伐昭陵之柏。欲卽殺之。曰我不殺則爲不孝。視今日九廟諸陵。蕩然蹂躪。其痛憤何如。而大讎未獲。先誅事讎之人。執法將中。竟多舞法之吏。臣敢畧陳膚見。冀聖明採擇焉。一議緩決。夫元年停刑。此承平之繼體則然。若上位失而復尊。宗社危而再享。則當速誅大逆。上平天地之怒。下快臣民之心。如唐肅宗斬奚珣等。在乾元元年。宋高宗賜張邦昌死。併誅王時雍等。在建炎元年。卽靖康之末年。如宋法則諸臣之死已緩。如唐法則諸臣之死

無辭。若僞防禦武懷。僭命乘傳。渡河問鼎。尙敢在中興嗣統之後。不棄於淮師。就縛之時。尤所得而且甘心者也。一議贖辟。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姑寬寸磔。抑思諸臣已無寸環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敗履殘簪。堪復寬收獄吏。且諸臣之金穴。積於何代。攫於何人。旣藉先帝以肥家。又資溫飽而贖罪。異日卽有閃爍窺伺。皆以納贖爲萬變不窮之長策矣。昔唐室播遷。乘輿無恙。尙決十八人。賜自盡七人。茲計六等中。止決四人。絞八人。又贖及絞。則殺者四人耳。鞏煇方允昌未獲。則殺者二人耳。先帝蒙難一門。而諸臣逃死什九。亦何以謝闔宮之怨乎。一議錄用。夫臣節旣虧。他無足錄。數月而兩易其冠裳。一身而三呈其頤頰。前途如此。后效可知。乃皇上於從賊之韓四維。念其棄家來歸。臣謂棄家來歸。如東晉過江避亂。收卞壺庾亮等百人。倣其事。以待夫秦晉燕齊家食諸臣。有受國恩而思漢去墳墓以間關者。從賊諸臣。應不在此例。若從賊之棄家可用。則在籍之棄家者。今布滿江東。當盡還其

職。而且有作楚囚相對者矣。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縉彥衛孕文之督師防河。時敏之開屯。施鳳儀黃國琦之贊畫。既任封疆。各有應得之條。分附諸等之末。亦法之正也。一議存疑。夫大逆固難妄加。但聞拜首賊廷。羅致殆遍。錦衣策馬。充斥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枉則亦何枉。若以摭拾風聞。誰屬讎人之口。至欲硬求對證。惟呼先帝之靈。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無非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推敲。則謂之掛議而若難斷鍊。此特刑官鬻法之巧。諸臣營脫之由耳。卽如庶常盡逆。已奉明旨。不在疑列。而魏學濂一人。尙云行察定奪。則猶之疑也。臣謂宜先定罪而行察。不可疑死而懸科也。以上數條。謹就前案參論。而臣更有議焉。一日收漏逆。昔李綱以圍城中不執節者。皆欲論罪。比聞賊所之摩肩。紛紛拜命。如吳偉業。非先帝特簡者哉。賊至而污。敵來再屈。輿曹口皆以原官而銜僞命。頃又自北逃歸矣。臣恐二臣而外。實繁有徒。乃萬口共傳。六等不及。非家勢庇之。親朋諱之。卽多金脫之。門生故舊。百足以營之。應

令諸臣各據確知。補贖入告。若武臣元勳戚畹。屠戮殆盡。而營衛等職。竟無一人。與文臣同議。恐無以服受罪者之心。一曰嚴逮治。昔唐復東京。獲僞官三百。齊下京兆獄。付李棲筠等治之。而今者獄無多犯。案有虛名。京邸潛來。黃昏幕下。里門騶從。白晝驕人。如陳名夏之竄跡他鄉。方拱乾之逍遙故土。縱而不緝。爲失法。緝而不至。爲抗命。徒使詣闕來投。則國人欲殺。山頭相望。則司寇無刑。加以奉行者。或求脫而委繫於家屬。或姑縱而觀望於歲時。賄賂公行。催提不及。恐無以服受繫者之心也。伏乞陛下嚴諭諸臣。搜剔遺污。肅清弊案。知木吏之無情面。使錢神不敢爲奸。三尺定於萬年。兩觀傳於一日。庶叛逆誅而神人快。國憲立而忠義彰矣。恭候敕下法司。立賜施行。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遘此閔凶。眞主挺生。中興啟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

未有恢復勝着。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賢。已廢却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讎。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讎之計。即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讎。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沉於轉殺。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闕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

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懼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讎。尋鄉鄰之鬪。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讎雪恥爲心。簡乃車徒。穀乃甲冑。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閩外之同心者。然閩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讎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絲綸。諭

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請緊急防守疏

切照靖南侯黃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有昆弟之盟。傑旣死。事疆場。決無乘危圖併之理。其引兵東下。蓋慮高營兵衆。未免乘亂紛紜。故移師彈壓耳。不然。四藩並建。義重情深。東平侯劉澤清。旣爲傑請卹恩。請襲爵。廣昌伯劉良佐。亦復不約而同。豈得功獨無同類之悲。同讎之誼乎。揚之兵民。風聞傳訛。閉門拒守。視若讎仇。將得功本心。無以自明於天下。此嫌釁之所以難消也。臣到揚州。自當善爲調處。惟是目前急着。莫先於守河。高兵之所守者。歸徐。萬一聞報南來。兵隨闖渡歸。徐失而三藩之地皆危矣。察良佐原有招討河南之任。合卽發兵一旅。赴防歸德之河。一面催給餉銀。以濟遠征之費。徐州雖

有副將李成棟。而河信延長五百里。非一鎮之兵所能支。且各兵除徐州舊營外。餘兵家眷。皆在瓜洲。聞此亦無固志。臣已再三嚴飭。不許一步擅離。淮撫管轄全疆。必須發兵協防。措糧接濟。此門戶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邳宿孤懸河北。雖以臣標鎮將。分發沿河。其實整營待戰之兵。不應爲分信零星之用。卽派防河上。前有定議。亦斷無渡河而北。代主兵守城之理。今准淮撫移會。欲撥臣標二千衆。代爲守邳。是明明置邳於度外矣。淮藩撫六萬之兵。一百二十萬之餉。可僅僅守一淮上乎。所當急發主兵。據城固守。而以臣標之兵。爲應援。此重地之防。急當飛飭者也。臣雖奉命駐揚。終慮河防不固。數日之後。卽當北行。淮揚重地。須人彈壓。計爲鎮將兵民所懷服者。莫如監臣盧九德。高起潛。九德見督京營。恐無暇隙。合令起潛移鎮。早息兵爭。此根本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除臣一面移文知會外。伏祈聖鑒。允行。

辭加銜疏

案照本年正月內。蒙諭旨二宮告成。加臣太保兼太子太師。賜衣襲子。臣具疏辭。奉旨卿宜猷鞏固。誠心擔荷。勞苦倍於諸臣。加恩原酬夙謨。宜祇受。所辭不允。欽此。又二月內。以土寇程繼孔伏誅。晉臣太傅廕一子。臣又奏辭。奉旨程繼孔多年巨寇。爲患甚大。卿運籌發縱。允爲功首。不必遜辭。欽此。臣疊被隆恩。益增悚惶。切念大臣之廉恥。卽天下之風尚。一身之辭受。關四海之紀綱。虛冒恩賞。無以廉法諸臣。且使節節濫膺。必人人覬倖。其流弊也不小。先帝慘禍。亘古所無。不共戴天之謂何。尙忍昧良邀功。人理何在。臣每五夜捶心。仇讎之要領。何以尙存。北陵之梧楸。何以未掃。山東河北之赤子。何以慘罹水火。汝雒鄭襄之要害。何以尙阻馳驅。餉何以愈腋削而庚癸頻呼。兵何以愈召募而戰守日縮。薄海人才。何以闢門不至。意外變故。何以逐日環生。愆且積於坵山。罪莫踰於擢髮。容敢受無功之賞。屢頒之賚乎。謹再瀝誠慙。乞收回成命。將來戮力危疆。勉樹尺寸。再承恩寵。亦未爲遲。此時則斷斷不敢受耳。

請飭禁門戶疏

題爲君讎未復。天運已周。伏乞先治臣罪。後責衆效。以正春秋之法。亟明討賊之義事。嗟乎。今乙酉三月十九日矣。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皇帝仰天長號。遶殿環走。拊胸頓足。歎息通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尙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折天崩之變。嗟乎。爲臣子者。尙忍言哉。臣待罪南樞。於義應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竭頂踵。戮力行間。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可以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爲不久。事權不爲不專。費餉不爲不多。用人不爲不廣。而心腹之憂特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略。闖賊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捫心。恨不卽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讎不復。則君不書葬。臣不除服。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讎之臣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

誠恐久之則翫爲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例。則責相尤嚴。於四年七年缺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凜。臣謬以相而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於宰糾既降書其名氏。今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尙經削其秋冬。在師帥敢仍存其爵位。所以然者。明大讎一日未討。則爲臣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又誰責乎。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爲榜樣。一面布明大義。宏張天討。務期掃除氛熾。收復神京。使天下忠義之士。虓奮勇敢之氣。怒生。庶驕敵逆寇。不至笑中國爲苟安。而輕朝廷爲無人。也。臣草疏未畢。哀痛不勝。遡流窮源。因致恨於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爲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線索淵源之計愈巧。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謂纖私翳胸。萬物倒置矣。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先皇帝后梓宮安在。血嗣安在。猶暇爭論。閑是閑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爲燭鑒。伏願皇上。申戒諸臣。毋得講

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合内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復讎大義。斯爲眞實忠君愛親。亦爲眞實愛身家妻子也。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爲奸。將天道必爲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自劾師久無功疏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擗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左拮右据。前蹙後跋。初則調停諸鎮。和同室之戈矛。繼則躑躅河上。憂三軍之庚癸。後且講信修睦。貽百出之譁張。夫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支持河上。聊以固吾圉也哉。我之大讎在寇。不寇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況敵以討寇之舉。渡河而南。實與我偪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之力。僕僕徐揚。內釁方深。外侮曷禦。是逆賊終無討滅之日也。大讎一日未復。則先皇之英爽。一日未寧。幽薊一日未恢。則諸陵之松楸。一日抱恫。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替。憂

鬱日沉。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臣幼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掩卷太息。聖人不但爲折足者戒。其得凶。實爲凝鼎者慮。其覆餗。如臣者。豈止自媿於薄小。竟德智力之俱無。偷乏自知之明。貿貿夜行。縱顛趾滅鼻。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今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苟且支延。警報少緩。後來之彥。猶可力迴覆轍。大振同仇。以補救於萬一。倘烽息再警。庸陋如初。倉猝呼援。雖有智者。莫措其手矣。伏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讎恥立雪。仰報先皇。臣就鼎鑊如飴矣。

請早定廟算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頃報北兵初二日分爲兩路。南指江干。所恃以堵禦者。一淮爲限耳。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

臣赴廬皖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卽東下而北之。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蕩。遠近惶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爲禦之。不知士英何以蒙蔽至此。以臣愚議。應宿重兵於盱泗。臨淮鳳陽壽州。控淮爲守。以靖南一旅合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伏乞勅下樞臣。早定廟算。上游果急。勢固不得不先防。如尙在遲疑觀望之間。則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爲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容不再四籌酌也。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賞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

謂南中臣民。媿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若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楫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

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稿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王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綉。可乞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

動。禹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閹。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誓之誦。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像卷勒石揚州梅花

嶺祠壁

致某

弟雖庸陋無聞竊願附正人君子之列老鄉翁大名不啻泰山北斗惜兩地相懸無緣親炙左老恩師立朝正色憐士清心行者誦之途賈者談之市況我輩搯衣絳幃親承知遇者乎頃左世兄對揚北闕具言腰成楚女將吹乞食之簾數米充饑竟無王孫之飯向之舉債以完官今則刻期而取貸在師母及諸世兄人心熱面豈肯坐負恩錢然千金成擔啓口爲羞我輩必待其如何乞憐然後假道義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星火成仁取義不幾以負吾師者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視爲行路弟已具名京庠傳單遍啓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依不嫌厚薄至如近鄰郡學鄉翁肯爲生生不窮之義人心義理士林公道戴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臨之矣肅此仰干萬惟昭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拮据無日不以賊爲事而每因棘手之故。瞻廢居諸。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爲甚。初於鄆家店札老營。設伏於關門冲界上塘。撥與賊哨遇。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伏。隨復引去。竊意僥倖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頭砲擊。遂分兩枝。一枝尙畱黃梅。一枝遂入宿境。一望平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言守。不則與言戰。又有如老世兄洞鑿者。刻下憂心如灼。無計可施。擬鼓舞一戰。而新練之卒。僅二千名。吳淞之四百。皆象人也。撫臺操臺。無一兵發到。時勢如此。付之浩歎。承教皆骨肉至愛。敢不佩服。第誰實備兵。而令吾民膏於鋒刃。捫躬自責。萬死莫辭。惟束身以聽處分而已。賊勢甚衆。實實不下數萬人。若由石碑走大路。勢必取道於桐。法已調池陽兵五十名。及寧安之二百往戍矣。按臺又現在嚴催。想不日可到。諸凡守具。恃老世兄及諸老先生料理有素耳。匆匆漫復不盡。

復左公子

世兄自金陵回。便當鼓勵諸生。速爲善後之計。據賊營走回官兵。皆稱桐之寨黨。從賊者甚多。時以桐之金帛子女。誘令攻城。將來定有一番大舉。不可不想到也。晦日自石碑進兵。幸得小捷。終不能創之使去。奈何奈何。光固聲息又急。桐之爲桐。岌岌乎不可支也。今已發兵三百增戍。俟太湖之賊有退意。卽還顧矣。率復不一。

致劉允平同年

昨以小函奉候。想達尊尊覽矣。中秋別後。抵六安。遽有兵譁之事。蓋因各將家丁。零星不成伍。下令歸併。遂有從中挑之者。其爲首有副將劉邦域之家丁。舉事之夜。其勢甚兇。而究竟爲首者。不過數人。其餘皆昏夜迫脅。實不知情。次日追及同黨者。隨去。被脅者皆回。計走去不過四五十人。而南監之疏。情形迥異。不知風傳之訛。何遂至此。舒城之戰。淮兵札營不動。其追殺四十里。皆皖兵也。一

戰之後。賊不敢留。亦庶幾資其一臂矣。昨者朱公祖塘報謂犯瓦埠二百人。係是叛兵。實無此事。特老年臺至愛。乃敢布聞。亦以見任事之難也。萬祈秘密。弟因河南有復返之報。暫住六安。今已遠去。的於廿一北行矣。臨歧悵戀。如何可言。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弟某自去臘廿四日。督兵北行。今前鋒將抵兗。而弟尙在滕縣。其遲遲之故。因各撫俱奉旨止回。而寇復耽耽門庭。不得不從容候旨。以便回顧也。東省經難後。亂兵土賊。到處橫行。不成世界。敵標之兵。幸守紀律。到處有壺漿相迎光景。只恨來遲。不能建寸功。以報聖恩耳。聞張鍾老闔門死難。令人涕零。盧九老身先將士。竟死於陣。國家失此棟梁。悲憤累日。不能自己。近日仕版中不見姚永老。不知何故。邸報兩月不見都門事。一切茫然。今以奏銷剿餉之便。敬訊台祉。附有懇者。軍前監紀。初薦歸德顏二守未果。今擬用雄縣令張秉禮。聞此人乃

總兵張安之子。做官有清名。而家計饒裕。常養壯馬健丁。且於去歲春間。竭力濟軍。有勦賊之志。若得此人。可助一臂。因近畿州縣。方慎遴選。恐又爲部覆所格。祈懇惠玉成之。奏銷疏發於十二月八日。因承差被擄。逃回。今再遣去。故仍前月日也。晉生親翁。孫北海父母。均乞叱名致意。

致金楚畹

治某因寇逼河南。於去臘廿四日。督兵北援。業已小函報聞矣。茲抵睢陽。聞山左之陷。已及鄒滕。勢不得不渡河而北也。從此日遠旌旄。不勝悵慕。

與湯公祖

治生行次壽春。連接邸報。有敵兵出口之說。擬馳至蒙城。具疏回蓼。而以千金之餉。解濟京需。何等穩著。乃濡遲不決。直抵彭城。川兵倡言。不肯渡河。沙中偶語。譁迹已彰。而該將不察也。於初九夜二鼓。忽發火數把。得李忠和輩鎮住各兵。旋札營不動。火勞延灼。遂燼河干草棚四百間。今已得首惡三人正法。治生

進退狼狽。苦不可言。昨得老公祖札諭。卽擬旋師。因有此舉。反覺不便。只得渡河而北矣。乞老公祖措解餉銀三千。貯彭城以俟。若鄒滕間可以得旨。庶還軍有名耳。萬惟畱神。又聞豫兵大譁。許州降丁內叛。已不保矣。豈氣數到此。人力不可挽耶。可爲浩歎。

與李餘我

川兵妄逞。以嚴法懲之。幸已貼然渡河矣。忽接邸報。內見朱公祖入衛之疏。奉有已有旨。委道入衛之旨。而洪亨九老師與左總鎮。皆屢旨催之入衛。則治某此行。非敵出口。恐無還軍之理也。敬有葭者。徐河廳同知張俊英。敵鄉人也。舊爲西安僚友。相與莫逆。其才品膽氣。卓爾不羣。向爲惡璫所糾。今以備河著績。考滿在邇。渴望栽培。又州同劉兆東。爲治某社友。一塵無染。百瘁不辭。雖么麼下吏。而志期甚遠。統乞祖臺於復命時。賜之薦剡。實足爲襄吏勸。非敢阿私。幸俯原冒昧之罪。

復劉允平同年

南舒小捷。差壯軍聲。然猶未能滿志。捷後正遇邸報久斷。又老親困住天津城中。日夕憂惶。眠食俱廢。於寇退之後。整旅北行。途次得家信。老親仰藉宏庇。已於仲冬念五抵舍矣。惟敵騎不返。今又漸逼鄒滕。皖兵苦單。恐不能渡河而北也。愁緒如蠟。莫知所裁。睢陽道中。捧讀台翰。所諭敍捷宜優。以鼓敵愾。弟固知之。第自反明恩逾格。糜餉且多。小捷飾誇。實所未敢。若今番三戰皆捷。而寇則一去不畱。將士之功。自是難掩。業爲備悉。入告矣。地方蝗旱之後。又值寇氛。冬盡春初。困乏實甚。弟已設處賑給。行於六安霍山。而皖屬尙未能及。爲郡邑長吏。當此之際。莫爲省憂可畏。容弟急商救濟之方。仰副德意。佈復不備。

復傅鶴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間可議。樞曹一席。滿擬首推。不意僅得比部。方令人悵歎不已。乃未幾。空衛議。以如此邊轉。而誣爲賄得。真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

卒無奈當事瞻顧。莫爲平反。惟付之舉世公論而已。治生辦寇入援。日在勞攘。未遑遣候。疎節爲慚。聊代薄程。以將遠念。俟台駕卜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瞻馳。

與楊某

老年臺子翰所諭云云。真可怪事。然翻刻逆案。亦覺可省。弟前見左三哥。亦曾婉言規之。令其晦迹讀書。諸兄頗以爲是。不意果以此致讐家之怒。至於不可解也。弟聞楚中各弁。深服老年臺寬大得體。覺弟事事苛細。徒自苦耳。但此時收攬豪傑。禮貌不妨稍優。而寬大中自有應嚴覈處。弟偶有所聞。不敢不效他山之石也。恃在骨肉。乃敢爾爾。惟我年臺諒之。

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閱人頗多。求將甚切。而忠義性生。膽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饑渴。無奈徐障江淮。較皖尤重。又處當事夙倚。以此開嫌。幾欲別

有借重而躊躇未果。聞揆樞夾袋久已首推。不佞惟順風一呼。以快帥壇之早建而已。衝邊戰將出於麾下者甚多。此時有置之散閑未展大用者。不問官職崇卑。乞大將軍撥冗指示。求以共濟時艱。所甚快也。今日竟報何如。附求賜教。

復徽州紳士

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賊亦冒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豺虎屬目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啾啾若此。何以爲地方綢繆計耶。所諭敬心識之。方冗率復。伏望鑒原。

與金正希

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

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勤。爲勤王。而實快其鹵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況紆途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不之疑。何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爲募兵官之故爲粧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旣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卽未必悔。苟不禦而卽悔。則亦必不禦而以悔之。置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臺身居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

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靈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弟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芻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

復左武康

痛哭先帝。瀝盡心血。卒瘞數月。甫戢兵民。而北騎紛紛南下。河干露宿。殮寢俱忘。苦不堪爲。知己述也。時事敗壞。一至於此。接手教。知爲政靖安。家國不負。獨老師叔之誣。大爲於邑。然此案借題泄忿。貪令止議罰贖。卽加以庇貪之名。其爲滅等可知。一避不免。借人口實矣。蓋庇之一字。代人受罰。而避則涉藐旨。世兄在事。無可媒孽。人卽善譖。何以加諸。愚意師叔不妨出質痛言。借題傾陷之故。卽至重擬。而澗淄別白。自難混。一世公心。千秋定論。世兄但期潔已靖共。靜俟公道之自定。避與遷。皆非穩着也。至不佞軍前題用。尤爲不便。苟可用力。正

不敢秦越視也。佳惠附璧。亦遠嫌之意。

復孫魯山

弟某督兵北援。徘徊中道。條進條退。空受艱辛。敵寇兩耽。徒應故事。言之汗顏。今已回信辦寇矣。特此奉聞。承諭考事。某堂弟可程。少而孤。長而貧。攻苦窮年。秋闈屢蹶。憶先伯以屢中備卷。抑鬱早亡。今舍弟年踰三旬。有志未展。故弟惓惓念之。考期在卽。倘文字堪錄。俾得食餼於庠。則拜德無量。若胞弟可模。學既未充。年亦未長。考之利否。應聽自然。弟與模均不敢萌僥倖之想。惟老父母相炤。決不敢辱鼎言之及也。

家書

家書一

信緊急。未知何時可到。又未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堅固否。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願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男爲念。昨者賊犯六安。我兵三戰三捷。自

此軍聲大振。可保地方無事矣。連日因邊情緊急。擬於數日提兵入援。倘就膝下。則萬幸也。如敵騎不退。俟春融冰泮。仍乞父親母親。泛棹南來。再圖北上。乃萬全之計也。恐可模不諳事體。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途疎虞。悔之何及。男事情迫切。不敢不直言之。

家書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一次。付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聞敵兵漸漸南來。未知父親母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可安寧無事否。日日懸念。寢食不寧。如敵兵不退。俟至春間。仍坐船回南。爲是。萬不可冒險而行。全在夫人主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六安。已被殺敗。我身體壯健。不必挂懷。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一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到如此。無可奈何。痛甚。痛甚。

家書三

初聞父親母親駐天津。憂懼之甚。及承差劉應奎到。據稱城堅可守。始略放心。然終不能釋懷也。茲於二十五日。遇承差汪思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尙未大痊。恐到家之後。不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憂惱。乞父親凡事寬解。男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境內一毫無犯。若於臘盡春初。再爲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願畢矣。聞母親亦常多恙。未知近日何如。尹大舅聞在蕪湖。今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疋。乃母親吩咐買寄者。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奎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容男陸續補還。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慎也。

家書四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個月。未

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着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姑。畱意畱意。太爺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只願夫人作個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兒時爲我致意。

家書五

聞吾弟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抵京。誠爲幸事。吾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近京與山左告急。兵力寡弱。勢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桂。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畱之爲是也。考期場事。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進取爲志。嫂子欲來。須在敵退後。或待之秋間。一同

前來亦可。母親素多憂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藥。萬不可誤。記之。記之。江醫如思家。令資奏承差。有便馬帶來。量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酬之可也。

家書六

男屢次具稟。恐路途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差承差許應奎。資稟前去。聞爲亂阻。又未知何日可到。男領兵入衛。已於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滕縣矣。京報已斷月餘。忽得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六本。內提塘官稟稱。父親病已全愈。男不勝忻躍。恐春起脾虛。更難調治。母親身體。想亦萬安。乘此春月。當爲可模。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途間難行。前令承差丁應揚寄銀三十兩。爲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爲念。

家書七

自聞信。卽擬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間流寇東犯。勢甚洶湧。只得先以辦賊爲急。今幸三捷之後。賊遁境外。始以二千餘。督之北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通。憂憤之極。連日始有報到。尙是冬至前光景。不知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倘藉宗社之福。敵早出口。則後會尙自可期。然遭此亂時。骨肉星散。眞令人一日九廻腸也。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嬸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餘不能概及也。三太爺如早晚到家。卽寄一信。以免懸慮。

家書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守候扶持。不可饑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畱心畱心。太太娶了

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真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畱心畱心。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着。餓不着。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病體如難得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几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

可於驟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並無疾病。不必掛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着做官。徒受清苦。寧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紬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三十兩。俱望查收。

家書九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却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

吉雲年兄。卽議代者。速推受事。庶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迸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吾弟完姻後。卽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梗。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家書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稟。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惶。後江醫又稱漸愈。恐是借此寬慰男心。迎日春起脾虛。益費調理。未知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爲主。恐家間無人事奉。男時切懸念。又母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抵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看。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模婚事既完。心願已畢。卽家間清苦。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叅將孔登科。已

題安慶察將員缺。今渠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母親南來。卽令本將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非船不行。又可樸婚事初完。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揭榜後。此在父母上裁。男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去銀五十金。又銀杯一隻。父親驗收。若急於南來。缺少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間。則男於七月間。差官帶船迎接。惟候信到。卽遣之行。祖父行狀附寄。清明在卽。似應卽勒之石也。

家書十一

屢得家信。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只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

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長騾幾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安。夫人離不得。卽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卽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家間門戶要謹慎。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嬪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尙未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厚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家書十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効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北行。尙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七百元。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尙無償補之法。迎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途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驢市衢衚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己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叅將缺。今渠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卽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頗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卽求大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卽撥船遠

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即行。嫂孀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諫勸之。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尙穉。學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惓惓。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杯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即。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即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併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家書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尙如舊。母親平安。不勝忻慰。惟弟新婚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闈事若無可望。正不如待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詞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餬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家書十四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兄於三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遁。地方晏然。惟念父親病體。不知近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舅在汪承差處。當卽護送回家也。前寄去墓誌。內有篆額書丹官銜。查書丹應在前。當用劉年兄銜。篆額用湯公祖銜。如已刻就。不妨改鑄。嫂孀子處。卽以此字示之。三五日後。差人上本。當再寫書也。

遺書

遺書一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遺書二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遺書三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書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讐。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德威。爲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爲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遺書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讐。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二十一日遺筆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旨摹勒揚州梅花嶺祠堂壁

雜文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維崇正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史可法等。謹以忠社危情。

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庥。迄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隲者。其言曰。竊聞遭朝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遭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慝從上作。聲可預知。然且鐵骨錚錚。與長嶽之峰。而並厲。義氣發發。撥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陰靈。二祖之宏謨。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德勳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沖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歎。總爲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願猶詔旨頻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當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不飽。眞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蠲逋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

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世俗大都爾爾。賢者一併悠悠。壅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尙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邊塵未息。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庭。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畱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端賴同讐。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族盛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資起。或輓轂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豪爲里雄。合無各抒壯猷。各團義旅。仗不需於武庫。糗無壅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誦。此則萬代之所瞻仰。惟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卽戎必義。且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

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並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存司。轉輸留計。此則事靡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卽陽翟之雄。豈能居其奇貨。又如手寶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植佳緣。無忘善誘。譬如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接諸恤緯之心。決不至四十二城。遂無男子。嗚呼。視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尙有崇韜。出塞本僥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此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旣入其彀。莫不攫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國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傷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五台太原武昌等處。昔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特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

溷。豈不寃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於卽死。實切執爿之願。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遂。如或纏情阿堵。絕念時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尙達於北辰。奮筆敢驚於南史。所爲過計。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約昭如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捶心泣血之至。謹檄。

祭左忠毅公文

維崇正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承左師藏靈於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於十二日。以剛蠶柔毛。清酌庶品之儀。拜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蘇。報國孤忠。嘗自方於陳竇。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啓乙丑。觸忤

權璫。羣小朋搆。而下緹騎之詔。法卽爲師涕淚之無從矣。迨躡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伯氏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哭師之義。亞旅臧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閭姻婭。哭師之嫻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爲師感泣。山岳且爲師崩頽。風雲且爲師變色。而拜旨時。駢肩寒巷者。咸鬢髮裂眦。欲得闈宦而甘心焉。曾幾何時。九五當陽。冰山銷毀。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冊。貞珉賁岩阿。卽餘英所振。猶使虺伏狐摧。至今不敢躑躅於冰霜之漸。則師之死。賢於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於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臆。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且師之於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宦邸中。

每遇公餘。卽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歡。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讎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顰蹙曰。爾胡爲乎來哉。唯恐夏馥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尙慮以相知見累。師眞師而父母矣。濡首深思。每懷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徒懸繯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謂一睇龍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卽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埏埴固無所事。法卽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祝之於文公朱邑之間。里之好義者。當饒爲之。又不待法之嘷嘷也。鬱鬱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擗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

祭廬州殉難官紳士民文勒碑六安州學署

維崇正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越祭日癸卯。欽命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興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恒。南京光祿寺卿靖符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叅政崎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江君源洞。黃君中理。耆民劉鉉等之靈曰。嗚呼。今夏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余聞報淮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搥腕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官紳士民何罪。而乃堪此厄也。傷已九月。余竣事於輸挽之役。策馬西征。目擊荒草迷途。烟炊斷絕。遺骸匝地。怨氣凝纏。嗟哉。死者不可紀極。而生者殘肢斷腕。同於人莖之形。抑更悲矣。憶昔余之禦寇安廬也。馬首所及。諸生迎於郊。百姓迎於路。賢士大夫候於庭。相與勵師徒。畫籌策。修守具。備餼糧。若同舟之遇風。同室之助鬪。家人骨

肉之誼。何其肫然而今已矣。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纛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纁纁。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整冠危坐。誓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慟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爲賢紳。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不難居是邦而非大夫。意其臨難不知如何激烈。乃束手就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倖全其就木餘生。爲節義名卿之辱。而登陣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飢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余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於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疎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趙君之死無憾矣。如太史胡君。勳卿錢君。大叅程君。旗總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

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原。問其姓名。要皆攫白刃而不悔。寧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儉生。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而亦何憾乎。而余又何憾乎。余所慟者。昊天不愍。降此荼毒。上不能矯箭控弦。竭縣力於皖上。受事之日。滅此朝食。次之兩淮督運。不能決樽俎分符轉戰。有獻俘斬馘之功。下之不能周歷郡縣。嬰城固守。爲父老子弟議保聚。數者無一。遂碌碌取容。而波頹瀾倒於半載之內。嗟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雖然。余之罪大矣重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共白也。羸衣躍馬。念止在民。仗鉞臨戎。惟力是視。諸公士民。尙鑒茲哉。余用是益自悲矣。溝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下璽書。祀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爲諸公者。可以揚揚地下矣。獨是千百萬億之士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畢至。大小率從。今西望岡陵。東眺姥山。南憑冶父之衢。北極毛公之域。淒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炤冥迷。青燐滿目。余之慟將何時而已也。所願生爲

怨苦之人。死則化爲厲鬼。以助余前驅。剪爾仇讐也。余有心。爾能忖度。余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聽余之言。度余之心。亦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歆余之饗矣。

邀助左公子啓

原任北直學院左大宗師。立朝勁節。昭昭人世。更脉脉吾黨。四壁如洗。二萬懸坐。在逆璫原以株連赤族之法。巧寓追贓。而郡縣自不敢於風波震撼之中。偶露矜恤。將累世所遺。積俸所置。囊罄合族。席捲同宗。歷盡敲呼之苦。僅得十分之七。士紳戒心於後禍。貴戚厭志於前來。路盡途窮。只得向朝不保夕之周親。爲剝肉補瘡之義貸。隱忍當日。屈指今朝。目今皇仁浩蕩。雖邀贈廕之虛名。而恩債浮沉。仍受喪家之實禍。左世兄謝恩北上。蕭居京邸。進不敢陳乞聖明。退無以施顏貧戚。不惟八口待命。亦復衆姓嗷嗷。傾家之德難忘。活命之恩忍負。麥舟大義。豈讓旁觀。道義交情。正屬我輩。祈諸位道兄。弔先師於既往。敬愛如生。助賢嗣於窮途。樂周不倦。願出者自書姓名。單到時轉相告語。臨啓不勝懇

切祈望之至。

乞閒詠序

魏公六岳詩。成於解府事之後者也。故題曰乞閒。其章亂曰。不堪回憶處。昨日未閒身。予讀之。憮然。昔范龍圖尊顯用事。白髮憂邊。因憶與周道士王逸人輩。聞笛圭峰之墅。至爲沾襟。曰。彼吹笛生。何其遠也。以范公所歎。合魏公所詠。其未閒念閒。古今同情若此。第閒有多門。幽人貞士之閒。則吹笛生是也。至大人元老之閒。其道益不可言。漢建武以吏事責三公。功臣率不任職。蟬貂鐘鼎之列。一時多閒人矣。然史言膠東侯復剛直。大多節。及以侯就第。惟闔門養威重。夫威重之臣。豈國家可少哉。蓋帝用侯於四方。孰與用侯於闔門。且珍寶者。山陵挾以爲重。蛟龍者。江海挾以爲威。威與重政。以恆在人耳目之外。史寫侯以闔門兩字。眞爲妙於下語。故元老大人之用。莫要於能閒以對治。驚坐孟公。置驛鄭莊。正爾日劇場中一大藥。公固今代之膠東耶。至其詩。感慨時艱。睠懷宗

國。一片天真浮動。毫楮閒之用。又不足以盡之。若學者但解憶圭峰笛聲。尋岳陽樓記。便是枉却此詩。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煩苦抱疴。公餘側枕奈如何。民饑由已嗟艱食。兵悍逢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寧忍復爲苛。白雲交瘁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憶母時督兵白洋河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敍夢中。牽衣喜且哭。

燕子磯口占時奉召勦左兵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沉江底。

附錄

賜諡諭旨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
嬪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
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錫諡仰見 聖度如天軫恤遺
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遍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
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
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誓諤抵觸僉王
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
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修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
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
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
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
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章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

難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濟之戰明
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入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
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
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獮薶
然迹其冒鎗撓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
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
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
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諡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
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獎實同一
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縉流
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
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又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

漢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瘴所有應諡諸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諡號其如何分別定諡之處着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督師太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史可法錦衣衛籍祥符人崇正中爲安池道安慶巡撫愛民敬士屢却寇兵進南京兵部尙書誓師勤王迎立福王出鎮江北力圖興復大兵旣克揚州自刎不殊被執死之

按史可法節秉清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允宜專諡謹擬諡忠正

御製題像詩

紀文曾識一篇篤予諡仍畱兩字芳

乙未冬命大學士九卿等核勝國殉節諸臣事實定議予諡可法得諡忠正

凡此無非

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像斯覩矣牘斯撫月與霽而風與光並命復書畫卷

內千秋忠蹟表維揚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畫像并其家書裝卷呈進乞書御製書事文因成
是什題卷首而向所製書事一篇及可法復書則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卷內
卽以此卷郵發兩淮鹽政置梅花嶺可法祠中並聽摹鑄祠壁以垂久遠 乾
隆丁酉仲夏御筆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
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
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
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
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
及藏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

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南爲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諱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像卷勒石揚州祠壁

賜題遺像諭旨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諭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畫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篋貯着發交寅

著令將此卷弄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並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永遠。此卷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護守勿使稍致污損將此傳諭寅著知之欽此

奉勅恭和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臣于敏中

遺像畱傳殊鶴化忠魂來往與梅芳

可法死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揚州郭外之梅花嶺見明史本傳

前身何必定信

國

載史可法母夢文天祥而生御製文斥其附會

內患那堪甚李綱

可法內扼於馬阮猶李綱之沮於汪黃而士英大鍼之奸邪誤國更甚且福王庸闇並不及宋高宗

可法遭之尤為不幸也

附卷一書

天地量易名兩字日星光聖人有作救人極臣與榮焉載筆揚

臣敏中奉勅敬書御製書事文於卷

內與有榮幸

其二

臣梁國治

披圖對影風還凜奏御邀題蹟愈芳天與忠魂旌七字人畱正氣在三綱梅花祠古衣冠冷江水瀾澄日月光有詔和詩兼刻壁小臣何以奉賡揚

其三

臣沈初

一載小朝猶草勁百年遺廟有椒芳
狼烽夕照城空守燕子春燈政不綱
餘閨尙難儕是冑中興無望繼高光
易名題像因垂教匪僅褒施毅魄揚

其四

臣彭元瑞

鬚眉正氣遺圖黯涕洟家書淡黑芳
畱豹文超六一記遺像得荷天題光昭萬古歐陽修爲王彥章作畫像記不

足言獲麟筆壓紫陽綱御批通鑑輯覽分紀福王萬世特筆直軼春秋矧紫陽擬經乎臣與修明紀綱目常深悅服殘縑入市偶然得

褒翰從天與有光臣奏對次恭懇御題獲邀恩允遙識梅花嶺祠外江聲無復舊波揚

其五

臣董誥

存書錫謚曾褒烈灑翰吟題再闡芳
用教爲臣與爲子特標之紀更之綱
已無骨共梅爭冷但有心將日並光
天與孤忠千古在漫傳仙去浪稱揚

見卷中跋語

其六

臣劉墉

成仁取義當時凜斷楮殘煤異代芳
獨力自甘支敗局偏安誰共整頽綱
衣冠

藏處風煙古面貌傳來縑素光勝國孤忠宜領袖特膺天筆賜褒揚

其七

臣金士松

青燐骨化隨殘局遺像猶畱百世芳亮節堪教臣作鑒天題直與史爲綱附書
錫謚誠無忝國信家言兩有光遙想靈祠風颯爽大荒披髮尙飛揚

其八

臣陳孝泳

展卷孤忠遺貌在褒題天筆爲畱芳半生報國支殘局一死成仁見大綱人但
衣冠書不滅名因日月謚彌光靈祠想像梅花外江表清風萬古揚

明史本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
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
聞。舉崇正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
叅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

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自間道突安慶石碑。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沖。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掛車河。當是時。羣寇聚漳寧。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盧象昇。旣改督宣大。代以王家貞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貞。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

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旣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澆。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

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母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復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宏圖。姜日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鉞。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自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卽位。明日。可法陸辭。加

太子太保。改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卽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潯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啓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慎言舉。吳牲譁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牲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潯傑爭

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惶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濬。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處傑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搆兵。曲在

傑。纘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
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
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
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
乃因聖明繼續。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奉而槩繩之。豈散秩
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
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
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
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
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
諜報我。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大清兵
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旣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

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及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宮非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藝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願可漢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

指奏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殺防河將士功耳。漫弗省。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

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請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鬪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

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叅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殺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鼓佐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泣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敢。左右遙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

獲免。嘗子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於是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堂弟可程。崇正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其忠毅類如此。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基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畿輔志列傳

史可法。字道鄰。大興人。原籍祥符。崇正戊辰進士。性孤耿。有志略。崇正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聲望峻偉。甲申。聞國破。涕泣三日夜。繼而忠奮自命。志滅賊報讐。擁立福王於金陵。拜內閣大學士。自請督師。駐節揚州。會我朝定鼎於燕京。可法上書攝政王。悲慟淋漓。累數千言。圖存社稷。乙酉。大兵攻維揚。可法

竭力禦守。城破。不屈死。

揚州府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順天大興人。母尹氏有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崇正元年。成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等處。奏免被災田租。募壯士繕甲仗。日夜爲戰守計。賊避其鋒。十四年。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尋拜南京兵部尙書。十七年四月。聞李自成陷京城。大慟。頭觸柱。血流被體。縞衣發喪。欲長驅死賊。及福王立。馬士英擁兵入。可法知勢不兩立。請督師淮揚。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時高傑兵駐揚州。被淫掠。死者無算。可法具疏以瓜洲城屯其衆。揚州以安。可法遂開府揚州。闢禮賢館。招四方才智。悉任用之。屢疏請餉。士英靳不發。每疏請討賊復讐。聲淚俱下。扼於馬阮。獲報而已。次年四月。左良玉東下。王手書召可法入援。卽日發兵渡江。抵燕子磯。聞良玉已敗。乃令速還。抵天長。一日夜奔揚州。檄調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兵至。屯斑竹園。

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屢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爲訣。以無子。命副將史德威爲之後。越二日。大兵薄城下。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視。一寨將擁出小東門。爲我兵所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幕客胡如理。盧渭皆從死。名宦志江都縣志同

甘泉縣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崇正元年進士。歷官巡撫安廬。總督漕運。晉南京兵部尙書。十七年。四月。聞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縞衣發喪。欲長驅死賊。未幾。福王立。南京馬士英擁兵入。可法知勢不兩立。請督師淮揚。加太子太師。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駐揚州。時高傑在揚州。縱兵淫掠。可法疏請以瓜洲城

屯其衆而已。則開府城內。闢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之士。任用之。屢疏請餉不發。明年四月。左良玉東下。王手書召可法入援。以燕子磯。聞良玉已敗。乃令速還。還抵天長。一日夜奔揚州。調兵各鎮。無一至者。二十日。我朝大兵已至斑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可法自守舊城西門。作書與母訣。立副將史德威爲後。越二日。城破。可法自刎不死。一參將擁出小東門。爲我兵所執。可法大呼曰。我史閣部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殺之。叅軍吳爾壩。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幕客胡如理。盧渭等。皆從死。

祥符縣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祥符人。占筮大興。崇正戊辰。廷上。累官總漕都御史。多惠政。而風紀清肅。後以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督師江北。出駐揚州。勢事不支。城破死之。

遺有乞骸骨葬鍾山書。讀者莫不流涕。

公懇畱在朝疏

竊謂撥亂反治。必天生聖明之君。翊運扶艱。尤帝賚忠良之佐。故漢光復起。司徒功冠於寇馮。唐肅再興。鄴侯勳先於李郭。蓋以不離帷幄。故掃除既藉。其權謀。身在朝廷。卽跋扈亦資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幸遇陛下。河清應瑞。鳳舞興祥。卜鼎於高皇創造之基。承休於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咸歸。臣等竊意安危之係。在於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卽此用人之始。伏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授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羣心踴躍。萬姓歡呼。咸頌陛下知人善任。遠追堯舜。則哲之明。用人求舊。近鑒元老壯猷之績。既畀之以調元贊化之職。仍責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眞聖人大度神武嘿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鐵骨。浩氣清思。仰望係南北之障。固其鍊事之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先帝眷注彌加。倚畀獨重。然不用之於北樞。而用

之於南樞者。固天牖先帝之心。畱此以佐陛下今日中興之業者也。顧南都積弛之後。未易蒙安。自樞臣整頓以來。漸堪驅策。經營在一載之間。堅瑕係全局之重。人材聞之而湊集。一經其目。便真僞大小之畢形。政事遇之而悉周。凡在所司。雖寒暑且昏而不廢。蓋以其無欲。故能知人。以其不倦。故能舉政。眞救時之宰相。濟世之忠良也。今陛下奠安南服。則情形敏鍊之熟。無踰可法。鼓銳北征。則廟堂籌策之能。亦無踰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踰可法。由其才望之隆。足爲控制。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奸邪。目今詔令初頒。人心甫定。衆正畢升。羣小亦無不覲望。長城方壯。鼠狐正畏其潛萌。只以可法秉志清剛。毫無顧忌。故同列皆頌望名臣。引用無宵人敗類。不獨用兵勦守事宜。資其成算。抑亦人才進退關頭。賴其主持。日者忽聞出代督師之命。衆心惶惑。未識所措。雖淮揚係南都門戶。畢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朝。則出師命將。眞可取燕雲而復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淮而全半壁。淮揚雖急。宜別命一督臣。

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糧有着着應手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實戰守有事事紛擾之漸。卽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無變廢。機會一失。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伏闕哀籲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南至。如陳名夏。項煜諸人。既以身受僞官。覩顏事賊。乃復出頭露面。儼列朝班。甚有陰奉賊指。愿効奸細。展轉蚤緣。復職誤國。當此風鶴未定之餘。又有此烏爵來彝之異。忽爾重臣出外。樞務變更。其何能息此危疑之情也。伏乞陛下。仍畱可法在朝。佐理一如前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或起廢。毅然肯行者。前赴淮安。以圖進勦。仍將逃回諸臣。察其曾受僞職者。戮諸東市。其未受僞職者。投諸荒裔。蓋此番不死諸臣。與唐天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去西川。太子速興靈武。臣下無必死之條。君父有可寬之例。今先帝賓天。六宮掃地。乾坤何等時也。但聞主辱。卽當臣死。未聞主死。尙可臣生。此宜亟正典刑。毋滋淆惑。以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懇祈陛下大察天下之勢。俯順

士民之情。既重根本贊化之人。兼濟門庭進退之策。戮有罪而任有能。專大任而定國是。庶幾中興之業可成。而漢光唐肅得再見於今日也。某等無任瀝血披誠。籲天哀祈之至。爲此連名具本。伏闕具奏。以聞。

功德記

張斯善

明季寇逆猖熾。毒流楚豫間。當軸以皖城爲故都。上游議設兵備制寇。使不得南下。一時草創。百務紛拏。而命官之議報可。舉朝視爲畏途。時史公任比部郎。奮然起曰。國家養士。原爲社稷封疆計。今若此。非所以報主知也。自請往。至皖日不暇給。築城濬濠。措餉募兵。月餘得八百人。雖訓練未深。而戰守有恃。皖遂爲江北一重鎮矣。丁丑。兵燹益烈。兵單莫支。復議增設撫臣。以爲豫楚聲援。開府於六。廷臣推公。爰晉階焉。其草創更甚於備皖時。公甫下車。舉開遠湯公代兵備。公乃露宿行間。凡所經畫。不減古名將方略。以故賊出沒靡常。而六無恙。江北諸城無恙。因而故都亦無恙。公之功夫大矣。終歲一衣蔬食。自足。開禮賢館。

廣咨問。爲德若不足。念差徭之害。所在皆然。而六尤劇。公視狡僥嗾民者如讐。擊殺數輩。其時赫然維新。兩郡十四屬之民。始得帖席而臥。簽點法相沿日久。差之中有養馬一條。計六應供馬二十六匹。值用兵之日。游騎四出。所謂大府援鎮。飛來食人。馬差一至。坐索無已。往往中人之產立盡。六民困甚。籲於公。公愀然曰。條鞭法天下皆然。而六仍點差之陋。抑何爲者。於是允所請。差歸於官。而里民佐其費。勒石垂久。至今六人賴焉。公麾下卒多秦晉人。類皆獷悍不率。內有驍丁蘇姓者。以細故射殺老嫗。公杖殺之。其黨劉小全馬如龍。倡言作亂。密邀百人噪於軍。時漏下三刻。亂兵自外入。城內數處火起。公詢知其故。檢章疏文。移有關撫事者。付幹掾數人。命攜之踰垣避。掾乞請同死。公曰。無庸也。汝輩所付。皆係軍國。不可以失。揮令亟去。內有一小侍。亡其姓名。曰。奴願隨公。公義而留之。朱衣坐堂上。秉燭仗劍。亂者趨至門。見公神光照人。端嚴可憚。遂斂手而竄。昧日調川兵討平之。公素服慰士民曰。無功於六。而且害之。卽移軍郊。

外。以謝百姓。士民扳挽而泣。伏地叩首。額有出血者。公檢被焚之家。每屋一間。賑銀五兩。少選亂定。兵民安堵如初。戊寅夏。飛蝗自西北來。若雲密雨驟。公命官民捕之。死蝗山積而害未減。公每於子夜跪禱。爲民請命。凡焚香盡三炷而達曙。如是者彌月。其掾請曰。得毋勞乎。公曰。余做秀才時。合一月計之。止得七夜整眠。自服官來。惰矣。此何足言疲。但恐罔所濟耳。庚辰春。大疫。道上僵屍枕籍。公措米千餘擔。分設粥廠九處。活饑民無數。六民戴公德。建碑祠。歲時祝焉。無何。聞太公訃。公哭泣毀容。水漿不入口。士民環裾請曰。太公以天年終。公其爲朝廷自愛。不得已進一粥焉。弔者日衆。雖部民賤隸。必叨答之。及去。朝廷聞其賢而未信也。遣中涓數人。先於涿州伺之。比至。啟其篋。得銀盃二。金扇十七柄。篋章三十二軸而已。使者報聞。帝爲動容。於是有奪情議。公拜疏固辭。服闋授七省總漕。尋晉南司馬。後視師維揚。卒以身殉。夫大廈非一木所支。大才非其時則蹶。心能不媿。行足見天。以云無負所生焉可矣。善。六人言其所見聞如

此。

六安生祠記

今上聖神文武。克詰張皇。計戡定遠。猶必先肅清近服。顧茲關雒氛祲。纏延楚豫。歲乙亥。始肆蹂躪江以北。西來。則六當其衝。東南伺。則潛太作之徑。廟謨宏遠。特開六廬憲府。授節鉞以重撻伐之權。維丁丑大中丞史公實肇膺簡任焉。公澹寧致遠。惟神惟幾。蓋自兵備皖上。業稱三軍之司命。兆姓之憑依。六雖天幸分隸。然蕞爾殘區。何以親日月。霑雨露。爲子遺。迂續乎。乃公經猷素裕。更跋涉周觀。稔知六爲襟喉門戶地。遂移纛於斯。鷹揚虎賁。距躍推雄。碁布星羅。營壘增勝。猶日募遼陝之奇材。市汧渭之駿足。麇集幕下。公時時簡閱。而肄習之方略。節制先聲。隱然敵國。草剋新模。度越尋常萬萬矣。軍實益盛。敵愾當自無前。每一聞警。莫不介馬而馳之。六舒桐黃之交。袞延幾及千里。賊屢入屢創。而板山諸險。輿鑿戰獲俘。公臨陣。身先士卒。謀勇川命。所向無堅。露布曾不自侈。

彼醜維駢。繇是無復長驅。廬和壽濠間。往日窺伺之路頓絕。此其績著陵京。勳施社稷者。未易縷指。獨是六蒙過化功德與高厚等。銜恩思報。有自來也。六恬嬉日久。民不知兵。狡賊突臨。駢首就戮。公建六安營。用專捍禦。更酌濟餉。精長策。地方無執戈之苦。有保聚之安。賊不致走城下如無人。而城中亦倚爲耳目。壯聲援。年來婦子免鋒鏑者。何啻千萬。城垣傾圯。易拔易撼。遙覘豕蛇。士民日夕皇皇。公捐俸修糞佐。以節省之資費。不下二千金。而不煩公帑。不括民貲。且躬親閱視。卽一甎一石。數目寓而心經焉。不日之成。悉爲堅壘。長城屹若。垂保障於無疆。烽鏑頻仍。絃誦幾輟。公首臨頰宮。集諸生而與進之。重之咨詢。接以溫文。中有稍知自砥者。尤加優異。凡屬子衿。蒸蒸色動。覩宮牆之未飾。復捐助繕營。時值凶災。心驚雲漢。公虔忱步禱。甘澍時濡。重以螟螣害稼。分方募捕。婢獨嗷嗷。設糜哺之。穀價騰湧。立諭疏之。酌盈濟虛。至誠動物。一方民獲免溝中之瘠。猶存守望之身。秋毫皆公力也。軍興孔亟。承役者雖富室。亦盡張威肆虐。

民命不堪。公嚴爲禁戢。使不得橫索而狂逞焉。郵次望風歛迹。兼允士民臚言。勒成一條鞭冊。賦役適均。更有相沿陋規。立石刊除。里甲賴以存活。積猾交蟠。侵漁錢穀。以數萬計。公寘首惡於理。舞文輩始知惕息。奸蠹縱橫。屠毒良善。公廉得其實。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諸濟惡以次芟除。六惡犯贖久累。貧民破產者。不勝屈數。公特疏請免。波及之衆。歡若更生。彈丸瘠土。薦罹兵凶。公約己裕民。泊無一嗜。夙夜寅清。焚香靜對。一惟君國是急。精敏絕人。事無鉅細。咸屬親裁。目視耳聽。口答手批。靡不瞻舉。而始終略無少倦。綢繆蚤定。惟儲糧爲急。時薦饑見告。兵民一時皇然。卽以所儲給軍。而令不得與民爲市。以杜爭端。更念大旅狎至。空匱莫支。敲扑徒煩。庚癸莫戢。仍預檄撫屬諸郡邑協助。恒近萬金。貯之六庫。驛騷雖劇。應之裕如焉。公本原澄徹。神明日生。撫摩肫篤。經慮彌遠。古大臣匪躬之致。先事之防。庶幾見之。入衛整旅。星馳電發。所將率彪虎熊羆。平日頗悚於繩束。迨久行間。見公糲餐蓐寢。有最下士所不甘者。始相與感而

泣下。願爲効死。方鼓厲待敵。而太封公訃聞矣。公慟幾絕。水漿不御者。更四晨昏。勉徇輿情。稍進七粥。雖毀頓之餘。惓惓惟圖善厥後耳。是時公請得憲使湯公。詰戎貞憲。一力同心。裨於安攘者甚大。遂與今大中丞鄭公。並舉自代。而新命已有先符矣。蕭規曹隨。較若畫一。爲國爲民。功德更稱不朽。公今銜恤歸。垂髮戴白。炷香扳號者。彌滿川谷。迄今孺子婦人。無不見公之眞。勇夫悍卒。無不懷公之德。洵古今未有者。士若民。僉謀侑俎豆。祝萬年。然仰體素心。未敢驟。又未能已。爰就駐節近地。楹宇是營。俾歲時瞻覲。宛若公坐堂皇。布德意。撫綏靡指。爲元元拯阽危也。想公密邇天顏。時當簡在。爰立左右。用叶爲霖。不遐遺此一隅。草野中方以下平治云。祠經始於崇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落成於十三年三月八日。是役也。俯順羣心。先謀基定。實稟度於憲使湯公。而新任朱州守。心切景行。經圖締建。用襄厥成焉。公名可法。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府大興縣籍。開封府祥符縣人。戊辰進士。

書殉揚州事

黎士宏

乙酉四月初一日。閣部史公在揚州。聞大兵訊急。督師往泗州防守。後六日。朝命輔臣史可法。藩鎮黃得功等。星夜提兵渡江。以禦左兵。公於初九日抵浦口。復奉命黃得功等渡江。史可法仍守揚泗。公馳至泗而總兵官李遇春等已降。公乃同副將史德威。率數千騎回揚。泣諭士民。登陴爲死守計。十五日。豫親王率兵至城下。使降將李遇春說降。公令德威痛罵。遇春負國背恩。王使鄉約捧令旨至濠邊。公曰。吾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縋健卒二人。取令旨鄉約投諸水。遇春奔回告王。王乃以書來。公復書不屈如故。十七日。又接王書者五。皆不復。啓視投之水。乃監軍道高岐鳳總兵官李棲鳳。又踰城降。公知事不可爲。十八日。呼德威入內。持之慟哭。誓死報國。欲以德威爲後嗣。德威伏地泣曰。相公爲國殺身。義當同死。何敢偷生。然德威自有宗支。況無父母命。安得爲人後。公泣曰。我爲我國亡。子爲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屬子。子可勿辭。時總兵劉

肇基等。同侍公側。亦交口泣勸。公泣拜德威曰。我爲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忍負我。德威始泣拜受命。公遂繕遺表上朝廷。又爲書五封。一致某王。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叔父兄弟。一付德威。屬以譜入宗嗣。寄託後事。慮軍中有失。重寫如前。付僕李書收存。又囑德威云。我死當葬於太祖高皇帝孝陵之側。二十日。王復以書來。公拒之益堅。二十五日。兵攻城急。公令以礮擊傷者頗衆。王親督勁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德威訣別。舉刃自刎。衆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袂而未殊。公仍令德威加刃。德威不忍。同謹率數十人擁公下城。公罵之。至小東門。謹中箭死。公問前驅爲誰。德威言是豫王。公大呼云。史可法在此。衆驚愕。執赴新城門樓上。王以禮待之。稱先生曰。忠義旣成。今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公怒曰。吾爲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德威持遺書。走城中旌忠寺。寄藏。復回見公與王語。詞色益厲。王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厲聲曰。城

亡。與。亡。我。意。已。決。卽。劈。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遂。慨。然。授。命。德。威。被。執。至。營。發。往。許。定。國。處。訊。嗣。公。眞。質。得。實。王。令。釋。之。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日。德。威。回。揚。入。城。尋。公。屍。時。炎。熱。方。熾。截。骸。塞。路。腐。變。不。可。識。爰。奉。公。袍。笏。招。魂。葬。於。揚。州。城。北。梅。花。嶺。右。立。碑。封。坎。而。去。德。威。山。西。平。陽。人。余。見。揚。州。殉。節。紀。略。謹。述。其。實。以。備。史。氏。之。采。云。

池北偶談

王士正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寧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人自呼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云。我此時。只辦一死。但城中百萬生靈。幸毋戮及。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左史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厰獄。史朝夕獄門外。逆奄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鑊。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皆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搆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正末流賊張獻忠出沒斬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

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壻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墓祠記

謝啓昆

今 天子御極之三十年。余以編脩入史館。方續纂綱目。欽奉 上諭。以明福王之在江寧。尙與宋南渡相彷彿。特命存福王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方嘉予之。之諭。其時讀者無不仰見我 皇上褒忠節。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嘆史公之心跡。得大白於 興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祠宇斬新。問之。或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余喜公之果有後也。未幾其

裔孫開純奉公文集來謁卽史所稱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宏書公殉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葬高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昇之至小東門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死因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尋公屍腐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者曰德威奉公遺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州可知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是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州抄掠徧城野憤者至並鄉官鄭元勳誣殺之朝命公往傑乃聽命公爲屯其衆於瓜洲衛允文督興平軍與黃得功構賴公遣官馳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公之生之也卽無墓猶當世世祀公況衣冠所瘞肝腦所塗乃在此土耶則崇其祠宇也固宜開純言其曾祖德威本籍山右葬公袍笏歸山右終焉越數十年純父某始來揚土人侵公墓地白於官清還故址以前運使朱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純請於前運使蔣公鄭公得帑金建祠三楹今又請

於運使邊公上鹽院伊公復修置門樓三楹甃垣以磚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純父子前後川公私錢擴置手植松柏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庀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不幸也余既喜於續纂綱目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乾隆四十年十月

公請畱六安祠碑呈

程之光

竊惟恩流屏翰棠芾興思澤被方隅桐鄉有祀義並垂於今古心豈間於存亡伏考明代史公諱可法者德望參天恩波漾海某等一隅之見祇言在六之仁念六安楚豫爲鄰當明季賊兵交困公以軍門而坐鎮不啻父母以斯臨問疾賑饑事事必誠必信籌兵禦寇時時廢寢廢食正撫摩而忽值父艱繫仰賴而儼同失怙一時深山邃谷莫不捨地呼天下至走卒兒童靡弗哀號擗踊轅門

勸食有甯身爲我代謀孫子子之言佛寺繙經有祝父生天爲報元元本本之句觀茲一節足稔生平厥後萬姓普銜矢以二天永戴標名鐫石痛心豈止於峴山壇象傳神頂禮更超夫忠定今芳容已傷劫火而碑字未等蟲文倘或安置匪宜則風雨漂搖點畫或鄰於薄蝕惟是莊嚴得所則鬼神呵護雕鐫固致於摧殘雖河岳日星詎曰假茲不朽而田疇子弟要必藉以具瞻昨見昇至學前人言將欲他用竊思荒烟斷碣歷千載而尙欲摩挲豈其含淚貞珉未百年而遽思剝落恐以欺而致誤用先事以陳言懇閱州志藝文知前哲之流徽匪偶因詳紀勳本末識人心之佩惠無疆諭將已動豐碑永置先師廊廡更爾載申典禮聿新名宦之堂皇庶幾邁彼淫祠各妥聖宮之俎豆不惟前人厚澤得與慶士師宋知軍一賢一聖而俱長抑亦良守高風可與陟之山澗之水一時一流而并久矣事關公論伏竊鈞批

像記

王 槩

公少受知於忠毅左公。際學畿甸，拔冠多士。貧甚，畱館邸中。每當公餘，衡論時事，皆血同裂。各以忠義相許也。及公由南中擁戴功，將攄素志。又值馬阮柄國，昏詆內訌，議頗不合。遂出視師江北。監軍維揚，嬰城固守。城破，死之。亂軍蹂踐，求遺骸不得。嗣子德威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下，立石爲表。是亦聖世教忠所不廢焉。近有謂公實未嘗死，客曾遇之閩粵間者。是蓋以公孤忠貫日月，生氣凜凜，恒在兩間，故作是語見歸心公一若顏平原。旣爲希烈所害，奉詔歸葬，偃師北山而紀異，編謂平原學道有年，葬後有詣羅浮見其儼然與一道士圍棋樹下，且手削札傳寄家人。神仙實未嘗死，非以神仙足重平原，正藉平原足爲神仙生色。惟其能死，是以能生。能生者能捐生而猶生，非竟不死也。語雖近怪，然本諸忠義，何怪之有。又董文敏爲忠毅誌墓，載田爾耕見忠毅白晝提獄，與楊應城威儀奕奕俱若天神。黃祠部海岸畢命，水草庵是日王家渡口榜人喧傳祠部白衣冠親來問渡。忠毅歸骨龍眠荆布，卽其女甥兩家往來甚數。祠

部後嗣余友也載柩故里曾賦詩執紼兩公英爽不散皆所熟聞然亦將疑其竟未嘗死耶公廬皖有祠王家渡卽祠部北渡所野人追思塑有小像神清骨勁每過展拜意欲就之摹尺幅上並摹左忠毅公家像以見衣鉢有傳藏於小齋時出作禮茲披觀是豈尤可想見生平卽瞻眎亦不苟也盥手標舉將以辨惑

像贊

胡獻徵

嗚呼天宇有時覆兮天柱不可折天柱有時折兮人與名不可滅明祚移誰支撐江南半壁事已無成事已無成而猶完其人與名吁嗟乎史先生

像贊

顧貞觀

宋有臣死於元元有臣死於明或修史而爲之傳或建祠而錫之名蓋所不計者一時之抗拒而所極重者百世之忠貞於惟我公曠代英靈值玉步兮方改炳大義於日星吁嗟乎昔日者以世祖之聖而追諡夫莊烈愍皇帝今日者

亦應以斯民之直而私謚夫督輔史先生

像贊

姜兆熊

嗚呼先生稟川嶽之正氣吐日星之寒鋌值天崩而地裂拚一死其何商以此盡一日之臣心實以植萬古之綱常彼貪生畏死者或覩顏於瞬息亦終不免於喪亡獨不見夫纍纍荒墳之遍乎曠野與北邙先生雖踵頂無存而孤忠大節蓋歷久而彌芳昔天寶之亂以孤城而保河北有捨生取義之睢陽炎興之際以一旅而思興復有殺身成仁之天祥是皆振古之人傑先生與之後先輝映而有光先生之名垂乎青緇先生之神應歸帝鄉余既讀遺文而慨嘆者復瞻遺像而徬徨其英靈之凜凜如生者猶彷彿其在上而在旁

像跋

秦松齡

方先生聞京師覆傳檄遠近洒泣登壇其忠憤之氣可謂壯哉及擁立乖其本謀宮府積或猜忌不安於內力請督師其志已決於殉國矣至於驕兵悍將不

受鈐東左支右吾知勇俱困時事已萬不可爲而先生之必死固不待身膏原野時也或以城破不得其尸疑先生潛遁者夫亡國大臣去將安適此不特不知先生之心亦不審乎事勢也故於拜瞻遺像爲別白其說焉

題像

顧彩

銅駝昔日生荆杞相國孤忠獨堪倚戎馬南窺汴泗交將軍對泣新亭裏四郊多壘誰勤王瑯邪失德仍昏荒紛紛朝寧議翻案天地變色無晶光赤眉駸駸逼畿輔四鎮爭權競懷怒已報王敦據石頭惟聞董卓營郿塢先生亮節耿不移煌煌赤烏身登陴朝陳百疏洒血淚夕誓三軍眠鐵衣丹誠不諒終自矢半捲紅旗鎮淮水諸葛徒懷保蜀心雲長願效荊州死揚州烟花三月春簫鼓不鳴飛戰塵北來羽檄似流矢南望義旗無一人重圍月暈絕飛鳥嚙指城樓草遺表正氣何慚信國公俠腸竟劓夷門老委恭橫尸不可求衣冠虛葬古邗溝史臣不盡編遺恨守老猶能識故邱展圖慷慨披公像風骨嶮崢氣適上九死

張巡貌若生鷗夷伍叟濤逾壯廬陽太守刻遺編忠義重伸六十年請看誤國
諸臣骨蕩爲野草與寒烟 右王槩胡獻徵顧貞觀姜兆熊秦松齡顧彩六人
題辭舊列像卷乾隆四十二年六月 御題勒石奉 旨並摹鐫揚州梅花嶺
祠壁

題像

夏慎樞

黯黯烽烟逼舊都乾坤隻手付公扶邦危肯作降丞相世亂方知烈丈夫宏演

肝無胸可納姜維膽與淚同枯何人錯比姚平仲白馬青城野史誣

野史傳公跨白驃去如宋

姚平仲故事者誣罔不足信也

朝拜中書墨未停暮脚戎命出郊垆羊亡豈有牢堪補魚爛惟

存骨尙腥四鎮已無全土宇兩兇猶障小朝廷千秋遺恨寧南左君側清來錯

引經

左師舉兵北防弱矣

梅花嶺下葬衣冠誰辨殘骸血碧丹死比文山猶決絕任如諸

葛倍艱難書生縱有元戎略相國何須大將壇總是奸雄巧推轂置人危地自
家安 舟次蕪城謁墓門宗臣遺挂炯猶存穿齟齒露唇間色透爪拳藏袖裏

痕公目爍爍有光齒
微露更精於拳法剩有鬚眉畱浩氣傳來冠履紹賢孫小儒愧少如椽筆楚些

哀揚莫返魂

題像

劉藻

一木支大厦成仁幾日間浩然畱正氣千古配文山

題像及家書

蔣士銓

誰爲保圖繪公久外形骸身不歸柴市神猶墮藁街遺容亡國棄剩墨野夫懷
可惜梅花嶺無人抱此埋 守祀無兒託偕亡倚婦賢危軀成獨坐正氣本孤
懸歎佩難同畫精靈許並肩請看家信字血泪尙斑然 代重雲臺像公堅馬
革心孤忠前世立殘局再生任晝日身猶在傳來感亦深虛堂駐靈爽從此謝
銷魂

題像及家書

袁枚

每過梅花嶺思公淚不禁高山空仰止到眼忽丹青勝國衣冠古孤臣鬢髮星

宛然文信國獨立小朝廷 已斷長淮臂難揮落日戈風雲方慘淡天子正笙
歌四鎮調停苦三軍涕泪多至今圖畫上如盼舊山河 且喜家書在銀鈎字
數行淒涼招命婦宛轉託高堂墨淡知和血篇終說斷腸札尾云書至此肝腸寸斷當時濡筆
際光景莫思量 太師畱畫像交付得歐公展卷人如在焚香禮未終江雲千
里外心史百年中怕向空堂捲霜天起朔風

題像

高文照

素練凜風霜鬚眉怒欲張生原同信國死尙識睢陽心事緋袍露江流玉帶量
南都成底業不畫上明光 太息瓊邪政君臣溺晏安中朝羣指馬四鎮日爭
蠻運去功名沮忠孤智力殫師門付衣鉢慷慨竟身完 動地鼓聲來危城一
夕開矢窮猶臂奮舌在已兵摧白氣昏江月貞魂戀嶺梅邦溝城下水鳴咽到
今哀 豈有如公者投荒逐竄遁元和垂史筆一洗許張謔涕泪宗支託雷霆
臣姓呼微聞皖祠下鐵馬夜猶趨 記拜平原墓遺書重討論烈腸當日斷生

氣至今存俎豆雙忠峙乾坤一死尊平生多感激展對輒聲吞

第五句謂黃祠部

再題像

蔣士銓

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短小精悍目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國史大書
如寫真鬚眉凜然社稷臣生不逢時死得所雲臺麟閣嗟何人遺言欲葬孝陵
側公屍已潰那可得梅花嶺頭冰雪魂生死南枝不向北袍笏作身將作兒文
璧子孫非我支請看前世旋螺髮換出新霜兩鬢絲公當蓼賊謀兵禍半夜朱
衣獨危坐神光照人賊駭竄始信相公難得臥彼時狀貌若此圖斷幅流傳半
有無偶隨神物金函守終使兒孫鐵筆摹挂向祠堂生氣勃伏臘年年採薇蕨
南都戰壘草連天北嶺梅花香到骨吁嗟乎公不講學不立黨遺大投艱毅然
往宗澤難平統制譁張詠空畱益州像家書紙紙飛血痕容衣誰揭小東門不
如柴市招魂葬齒髮猶埋信國墳

拜墓

王士正

梅花嶺外夕陽時步履重來有所思異代衣冠餘蔓草千秋伏臘只荒祠蕪城
落日人烟杳瓜步清秋戍角悲蕭瑟西風松柏樹春來猶發向南枝

拜墓

彭定求

極目層城古戰場忠魂飄蕩恨茫茫軍中空道臨裴度都下無由仗李綱碧血
久從衰草沒白雲遙帶古梅香吾來暗洒三升淚髣髴靈旗下大荒

拜墓

王特選

板蕩維持見幾人隻身閣部泣邗濱却教世俗思忠毅曾許他年社稷臣

公貌寢應

童子試時左忠毅百識之曰好自愛他年社稷臣也聞者嗚焉後果驗

拜墓

郭宗鼎

相國荒墳未百年梅花嶺上草芊芊滄桑幻恨啣精衛風雨羈魂哭杜鵑事至
危亡心不易運逢否極力難全酬恩亦有三千士慷慨相從軀盡捐

公靖難守城文武官紳士

及幕客盧涓何臨家人史樹李書等二百餘人皆殉

拜墓

陸朝璣

霜隕陵園碧草荒，遭逢國步恨偏長。
未馴跋扈高劉性，難滌奸回馬阮腸。
百鬢遺骸還宇宙，一杯香土瘞冠裳。
聖朝寬大徵文獻，易代忠魂不渺茫。

拜墓

閔 華

擁立自僉壬，東南患益深。
艱難文相志，忠藎武侯心。
精衛禽何補，虞淵日易沉。

招魂遺墓

在史志載殉難後嗣子德威尋屍不得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

松柏已成林

拜墓

吳 岐

淮南表葬衣冠墓，野史名存歎息多。
邗水春秋供血食，梅花今古弔詩歌。
黃泉將相羞朋黨，白日松楸對薜蘿。
傳道淒風冥晦夜，忠魂還自哭山河。

拜墓

吳 賢

勝國經衰亂，垣星久下移。
廟堂憂板蕩，士女怨仇離。
割喪天方甚，童昏主不知。
羣臣爭聚訟，丞相獨興師。
帷幄抒奇略，觚稜進直詞。
維揚初秉鉞，睢水已輿尸。

四鎮紛難解三軍淚盡垂南天半壁倚大樹一繩維王謝同心日汪黃交鬪時
中朝煬竈急薄海處室危插羽書飛速建瓴勢不支陣雖屯虎豹城莫守熊羆
碧血終埋草丹心尙向葵一生俱盡瘁九死勿傳疑信史千秋在英名四表彌
荒墳畱石碣遺廟枕江湄寬大興王詔明禪守土儀衣冠真不媿俎豆儼如
斯嶺上疎梅發堦前綠蘚滋譙樓哀角動古寺晚鐘遲宰樹飈飈竄雕甍鳥雀
窺雲霞來劍寫風雨護旌旗懿範深瞻仰流風感夢思升堂三酌罷毅魄竟何
之

拜墓

李因培

盜起潢池國祚移雪讎無復矢加遺白衣濺血初傳檄鐵騎臨江獨誓師四鎮
兵戈先自搆一年鈞軸竟誰持元戎抗疏紆籌策太息孱王總不知 氷鑑曾
聞實識眞存亡社稷仗經綸可憐半壁當殘局獨抱孤忠感上艾奮戟艱難終
一戰登陣慷慨更何人臨危自有平生志不必文山是後身 結綺臨吞夢已

殘徒勞丞相總師干中原大事同崩土南渡諸君肯據鞍書訣北堂餘涕淚魂
歸高廟有衣冠 聖朝寬典褒遺烈歲歲牲牢肅上官 王師精銳走雷霆南
下諸州勢建瓴暮氣尙存真宰相偏安難望小朝廷城頭劫火飛殘燒嶺上梅
花遞暗馨史氏至今傳信筆遺踪一一耿丹青

拜墓

袁義璧

滿目烽烟國步更強將力命與天爭三恩未了生前憾一劍聊從死後評只寄
赤心還故主何妨白骨枕荒城遺書字字孤臣淚熱血猶隨墨浪傾

拜六安生祠

顧貞觀

最古仲甄國宿傳山水佳參差鬱相望煥若層城霞明季搶攘極潢池聚羣譁
蔓滋吳楚間鏟削隨萌芽客賊肆衝突居民失耕畬向來絃歌地比屋存幾家
劫灰冷昆明淳風邈元嘉肉食議勦撫築舍無乃差史公河嶽英茲焉建高牙
噉和煦哀鴻靈迅擊修蛇慷慨睢陽笛淒清越石笳臨戎整麾蓋玉色無疵瑕

至今登陴處折戟猶沉沙入相旋出將當軒拜黃麻軍聲振北府士氣雄南衙
其如虞淵景橫被偃月遮芟除及衆正似摘黃臺瓜大厦已傾覆一木空杈枒
尙營籌筆驛肯泛支機槎拊膺叫蒼梧握血凝丹砂志決身亦殲衣冠葬梅花
六人感其義廟祀禮有加足知公心在休歎直道賒歲久金碧黯荒祠惟暮鴉
初疑鼓吹喧草深亂鳴蛙豐碑盛勳德寧類世俗誇翠蘚蝕銀鈎字畫分欹斜
守土今爲誰青箱嗣琅邪謂州侯王培菴昔刊雙忠集流馨滿金華復此瞻遺像丹青
拭篆蝸卜云棟隆吉薦豈鼎寶奢精靈匪遠隔宛在霜兼葭我欲寄瓣香紫茸
奠春茶試歌迎神曲風馬乘雲車日皎滯山巔星爛泝水涯三光一回照萬古
同咨嗟

春秋祭文

朱續暉

維年月日主祭官兩淮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某委祭官某敬備牲牲以修賢
祀伏惟 皇清賜諡忠正明督師太傅史公維揚守土勝國名臣半壁保障竭

忠貞於守禦孤城殉節盡職事於封疆路載義聲範爲臣鶴 盛世表忠之典
禮在不遺 聖朝崇德之禋恩霑無外時當春秋仲用事肅將妥若忠靈聿祈來
格尙饗

家祭文一

維 大清順治丁亥年戊申月甲子日不孝子德威謹以醴牲庶羞之儀敢昭
告於 顯考明督師相國道鄰府君之靈曰嗚呼府君授命在乙酉四月二十
五日距今丁亥年七月二十五日歷月凡二十有七於禮爲禫禫期有制不孝
於此有深愴焉其何忍無辭以告我府君憶乙酉以前不孝以死許府君府君
曰毋然汝來前余歷試汝汝克供職一乃心力終已弗替余尙汝嘉汝余與汝
異派同源昭穆相當汝當嗣余余有老母余罪不克事汝當事余母余獲罪宗
社分必死死而負國恩泯泯一身何足惜惟天下謂國無人謂尊賢敬士無報
今爲茲戚爰付身後事於汝汝必嗣余親筆遺書昭於簡冊不孝夔夔祇祇是

承是似唯隕越爲府君羞厥後四月二十有五且維我府君授命揚之小東門
慷慨激烈不孝侍側肺肝摧裂非不欲死方思治棺旋復被執羈縲十有二日
脫身尋骸山積莫辨泣葬府君冠帶袍笏歸事大母以承遺訓恩不可負心不
可欺非不能死自茲以還試閱多艱饑寒困窮迫其身焦勞鬱抑苦其心子子
一身幾與死鄰非不可死夫情有所欲死力有所能死勢有所可死而卒三年
如一日忍死以至於今日追維遺言義不敢決裂以負我府君也雖然不孝聞
之人之所可能者人也其所不可知者天也兢兢自持是承是似毋敢隕越爲
府君羞此不孝之所可能者若夫冒寒熱委溝壑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棄府君
遺言不克終存沒府君苦心不克終白而爲天下後世謂不孝爲負府君言因
謂府君爲不知人輕所付託爲府君羞不孝用是滋懼因茲禫期敢言昭告以
矢不孝志以明示天下後世不孝終不敢隕越府君言爲府君羞夫忠則盡命
孝當竭力不孝權之熟矣嗚呼府君忠義在天如雷如電精英不遠其鑿鑿諸

家祭文二

維大清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二月癸卯朔越三十日壬申不孝孫纂率曾孫山清元孫開純敢昭告於 顯祖考明督師大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道鄰公大人之神曰嗚呼吾祖孤忠殉難彪炳丹青乃明禋之典遲之百年而後舉者纂不肖不克顯揚萬一纂之罪大矣粵稽乙酉吾祖將致命之前七日痛先人之似續慷慨作書而以後事屬纂父及城潰纂父被執羈縲十有二日星夜奔回求祖遺骸不得葬衣冠於梅花嶺下時曾祖母高年抱痛越年與祖母相繼卒家難百端纂父不忍與較傷我祖心自是往來吳晉流離困苦每至墓側血淚交流懼守祀之無人也庚戌父自西來倉卒見背時纂尙在襁褓躡居外家饗殮之給惟母十指鍼綫是賴己巳纂入鬻宮方冀奮飛倏嬰瘵疾厥後疾小愈館姊夫劉方伯幕中數載言歸爲父營葬未幾母喪妻歿又遭鴟鶚燬我窠巢提攜幼子藉眠僧榻此數十年來蒿目松楸而未能上

請祀典者時一念及未嘗不淚涔涔下也洎乎丙申甫有定居又復之楚丙午射策旋反敬謁祖墓被巨猾占污纂泣請當路驅除築圍磚墮嗟乎使護守維謹何致慘遭踐蹂行道酸心纂之罪大矣百身其何贖哉去冬命曾孫山清請通使詳定春秋牲牢我祖今始得邀明禋之典是我祖生無慚於社稷沒當奉爲神明史冊揚徽昭昭耳目所致非纂力能顯揚萬一也纂之罪大矣嗚呼天地正氣貫格幽明上爲日星下爲河嶽方今 聖天子在上表徵闡幽遐邇不遺吾祖將來必邀異數之褒獎情纂老且病惟冀曾元啓後承先綿烝嘗於百世我祖其默佑之茲當春祀之期有司禮畢纂潔治豆實肅展徽忱吾祖有知其降而來格耶尙饗

家祭文三

維 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己亥朔越十有四日壬子不肖元孫開純友慶謹以剛蠶柔毛清酌庶饘之儀敢昭告於 皇清賜諡忠正明督

師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顯高祖考大人之神而言曰於
穆我祖乾坤正氣臨危授命配道與義自爲諸生受知忠毅是社稷臣許以偉
器起家進士筮仕推官恤刑折獄澤沛西安稍遷部秩漸歷臺端直聲凜凜鐵
膽銅肝開府於皖移鎮於六幕外風餐行間露宿訓兵練士駒肥餉足賊焰雖
兇避鋒山谷閭閻疾苦簽點差徭苛政猛虎民生不聊利輿弊革德音孔昭老
弱安堵載歌且謠以少司農晉大司馬督漕潞河志安民社傳檄誓師望重朝
野明季不綱一木大廈高劉跋扈馬阮藏奸避位閣臣督師淮揚四鎮初分一
隅垂亡調劑中外心力俱傷諸軍聽命傑屯瓜洲眷念揚民兵燹遺留關禮賢
館登籌邊樓每疏靖難血淚交流遷延一載兵糧掣肘鶴鎮北援燕磯南走降
將旣竄登陴徒守帶甲枕戈甘心碎首北望上書遺音琅琅失養護砌同節蘭
房歸我骸骨願傍高皇一死報國九泉流芳往矣鍾陵悲哉梅嶺袍笏霜埋松
楸月冷湮沒百年明禋上請有司肅將子孫酸耿乾隆乙未 天子褒忠易名

專謚勵節維風越年丁酉遣像入宮 顥詩染翰獎慰優隆 內廷大臣

恩旨予和拜手賡歌孤忠不播載泐金石載新輪奐遐邇瞻仰稽首稱賀 翠

輦南巡維庚子歲 駐蹕廣陵遣官致祭牲肥酒醴玉帛是瘞繩等載拜輝及

苗裔凡茲曠典 聖人之恩大簡不奪大倫克敦惟祖感召遺澤常存率循

舊章曰惟後昆茲當仲冬厥日壬子百有八十誕逢颯矢不孝如純維何享祀

嶺上孤梅江頭清水我祖陟降於昭在上赫聲濯靈歆格柅默相揚城湖開

保障佑啓後人庭生交讓敬修祀事執爵告虔樂既三奏嘏詞用宣錫我介福

世德聯綿聯綿百世惟以永傳尙饗

乾隆乙未之冬十月先忠正公仰蒙 天子褒忠 賜謚越二年丁酉 戶部

侍郎彭公以公遺像進 呈恭奉 宸翰題詩一章以 御製書事文 命大

學士于公敏中書之像端而錄公上 攝政王書於後並 命摹鐫祠壁以垂

久遠 奎章炳煥昭茲來許誠亘古以來未有之 盛典也庚子甲辰 翠華

南幸 特遣大臣于公祠墓奠酒 聖澤頻頒褒榮已極公其可不待文章傳矣伏念公孤忠亮節載在史志當誓師勤王時凡奏疏筆札皆足以見慷慨致命之志今 天子特予褒揚俾垂奕禩純爲孫子顧敢漠然已乎公之大節固不待文章傳然亦散佚不可多得謹就先府君所付遺稿分編列爲四卷敬繕宸章冠諸卷首而以史志記贊題辭附焉編次既定付之剞劂益幸遭逢聖主爲千載一時云甲辰孟夏元孫開純敬識

史閣部文集後序

戊申八月杪光旭遊邗上假館於廣儲門外之梅花書院九月朔齋沐肅衣冠謁明閣部史忠正公新祠並展公墓公之裔孫開純友慶趨而謝焉明日復踵門來謁出公全集屬光旭爲序光旭不文而讀公之文則有不能已於言者夫明季之變闖賊躡畿輔思陵死社稷及羣臣迎立福王忘君父之讐湛優戲之樂公以一身子立於國破君亡萬事瓦裂之秋比之文信國則內無秀夫枋得

之維持外無世傑延芝之禦侮是不幸中之尤不幸也讀公奏疏如請出師討賊進取論人才請行徵辟保舉諸篇不啻武侯之表宣公之奏議也然而一卦不可以障橫流一木不能以支大廈國命中絕人材衰息老臣經國之苦心抑塞而不獲少伸孰有痛於此者哉越百三十餘年乙未仲冬恭逢我 聖天子下褒錫之詔舉易名之典 賜諡忠正表揚其大節而推闡其學術心事 天章疊被雲漢昭回有司承 詔旨修墓葺祠刻公遺像歲以春秋祭祀恭泐御製書事及公復睿親王書於壁以示久遠公全集開純手編凡四卷卷首恭錄宸翰暨在廷諸臣應制之作卷末則以諸名人題詠附焉光旭伏而讀之竊歎感人之深莫如文章公少時受知於左忠毅公左視學時拔公文置第一且以爲異日能支拄天下者左之知公固神抑亦公之文早有慷慨磊落之氣剛大正直之性流露而不可掩者乎今殘煤斷簡凜凜猶有生氣覽公集者百世而下殆將如見其人矣 乾隆五十三年秋九月既望梁溪後學顧光旭敬書

原书缺139--末